



續修四庫全書  
卷之三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 一七六・經部・群經總義類

惕齋經說四卷 [清]孫經世撰

一

介庵經說十卷介庵經說補二卷 [清]雷學淇撰

六九

實事求是齋經義二卷 [清]朱大韶撰

一六一

讀書偶識十卷附一卷 [清]鄒漢勗撰

三四五

巢經巢集經說一卷 [清]鄭珍撰

五一

句溪雜著六卷 [清]陳立撰

五三九

道光癸卯年

惕齋經說

蘇廷玉

惕齋經說卷一

乾九三爻解說

王雲金  
正德堂藏

惠安孫經世

或問此爻輔嗣讀夕惕若厲句故云至于夕惕猶若厲也

仲翔注無明文而解文言傳居上位不驕及繫辭傳其辭

危一則言夕惕若厲故不驕一則言夕惕若厲故解危是

虞易亦曰夕惕若厲爲句也孟氏章句今已失傳而許氏

說文解字於敍則云偁易孟氏於韻字解則云讀若易曰

夕惕若厲是孟易亦曰夕惕若厲爲句也淮南人閒訓漢

書王莽傳俱引易夕惕若厲班孟堅代薦表張平子賦思

元亦並偁夕惕若厲是漢諸家易皆曰夕惕若厲爲句也

具改定夕惕若句始見伊川易傳及東坡易解而本義注

惕齋經說

卷一

八

語猶曰惕厲連文似不依程傳改讀曰本義惕厲偶襲晚  
出古文尚書之林惕惟厲厲乃湊足惕字非正帖經厲字  
觀其釋厲无咎義卽用程傳雖處危地而无咎語則其與  
程傳同讀夕惕若句較然可見然則傳義改讀得毋嫌立  
異乎曰此非程朱故異先儒乃先儒自異文言傳耳傳之  
乾乾因其時而惕卽爻之終日乾乾夕惕若也傳之雖危  
无咎卽爻之厲无咎也若字屬上厲字屬下語意本自明  
白舊讀乃目若厲強爲黏合宜冲遠孔氏竊議其於理未  
盡也程朱從而更正之夫豈好與先儒爲難哉然則惠氏  
半農易說據說文箇下引易夕惕若箇沾箇於夕惕若下  
謂古音箇與乾協說文一引作惕乃後人亂之定字周易

本義辯證周易述踵成其說謂此爻本與二四五爻韻會

下所引乃真孟氏古文虞氏世傳孟學目乾有虧敬義故言乾象爲敬若下脫虧乃俗本今文之誤近郊海何氏又

謂說文若虧若賁兩見一目存今文之舊一目存孔子六

經之舊而上韻田人乾下韻淵天人作賁較勝斯其說亦

有一當否曰惠氏目誤脫虧爲今文爲俗本則古文當不

至誤脫據古文言乾象者更不容誤脫何目先儒所傳盡

今文俗本無一出古文而世傳古文據目言象者轉誤同

今文俗本何氏目若虧若賁分今文古文則古今文賁字

厲字均屬夕陽者苟其无咎上皆不更著厲字何目文言

傳釋經上句本有賁有厲絕不一及賁厲下句本無厲轉

惕業經說

卷一

九

惕業經說

卷一

十

突如其来如突字本無別體說

經文突如漢魏諸家易本皆無別體故陸氏釋文於本卦

草木麗下土下吳下鼓下奎下噬下沈下戚下離王公下俱明出某作某某作某至此突字下雖詳及王讀舊讀而

於各家經文初無異辭焉至宋晁氏目遺始謂突說文作去或作袁京鄭皆作袁說見呂氏音訓惠氏定字篤信其說遂目

今本作突爲謁晁校周易集解荀氏注校鄭氏注自撰周易述突俱改作袁近孫氏步升輯孟氏章句改突爲去云亦

作袁京氏章句九家集注並改突爲袁張氏舉文著袁氏

義亦改突爲袁凡皆步惠氏後塵而祖述其說於晁氏耳

竊嘗綜而核之晁氏謂京鄭皆作袁未嘗謂荀虞九家皆

作袁也則據晁說改荀虞九家易非也鄭氏注久無全書此節解本採自秋官掌疏而疏引經突如其来如突字皆未

嘗作袁是晁氏謂鄭作袁本無確證而京可知也則據晁說改京鄭易亦非也說文𠃑易目孟爲主而去下引易突

如其來如而云去卽易突字此依小徐本大徐正與範下本及朱韻皆誤

引周禮柔皮之工鮑氏而云鮑卽鮑也一例此所引作突

不作正文去字猶之彼所引作鮑不作正文鮑字也此所

引不作正文去字而目突爲去之猶之彼所引不作正文鮑字而目鮑爲鮑之猶也則據晁說改孟氏易更非也

夫訂定經文貴不失本來面目經本用俗字而習非勝是

轉棄正目從俗固不足與治經經本用俗字而自我作古

輒改俗目歸正亦非所目尊經二者識趣淺淺雖不同要其失之誣則一而已矣

易釋文引說文五十餘條

易釋文引說文約五十餘條其別爲說文所引之易例偶說文作某如離草木麗下云說文作蘿草相息下云說文作熄文蔚下云說文作斐繫辭下云說文作櫛說卦的下云說文作駢是也又例偶說文作某而并及其說如睽掣下云說文作矧云矧一俯一仰姤夬下云說文作櫛云絡絲趺也困輶下跪下云說文作劓作軻云軻不安也并夔下云說文作夔當作夔也豐豐其屋下云說文作震云大屋也旣濟衣祫下云說文作袞云繼也夬次下云說文及鄭作趙說文倉卒也又大畜牿下云九家作告說文同云牛羈角箸橫木目告人坎祇下云京作禔說文同安也又履想下云馬本作羈羈云恐懼也說文同說卦羈下云徐本作曠云熱曠也說文同是也凡此皆目箸其文之異也其或說文未嘗引易則但偶其說而不云說文作某如乾无下云說文云奇字無也確乎下云說文云高至坤餘殃下云說文云凶也訟掇下云說文云拾取也小畜車說下云說文云解也此釋注卽目釋經故并及之豫不豫下云說文云張目也剝下云說文云剝也復有災下云本又作災鄭作裁案說文裁正字也灾或字也災籀文也无妄下云說文云妄亂也家人下云說文家居也睽下云說文云目不相聽也此依宋本于巷下云說文云里中道也解坼下云說文云裂也因剝剝下云京作剝剝案說文

剖斷也井心側下云說文云痛也漸孕下云說文云懷子  
自孕極下云說文云秦曰懷周謂之懷齊魯謂之懷木濟  
汽下云說文云水涸也攢下云說文云閼持也爲未下云  
說文云耜曲木楫下云說文云舟楫也爲弧下云說文云  
木弓說卦蓍下云說文云蕡屬生千歲三百莖易曰爲數  
果蓏下云說文云在木曰果在地曰蓏又繫辭上云京  
云靈者雷之餘氣挺生萬物也說文同是也其或說文所  
引卽諸家易則亦但傳其說而不云說文作某如屯連如  
下云說文云泣下也泰䷊下云本亦作流說文水廣也豫  
殷下云說文云作樂之盛偁殷賁繙下云說文云老人兒  
无妄䷘下云說文云二歲治田也習坎窩下云說文云坎

惕柔經說

卷一

十一

十四

中更有光明夷用拯下云說文云舉也井冽下云說文水  
清也繫辭確然下云說文云高至又咸晦下云鄭云背脊  
肉也說文同是也凡此皆足見其文之同也抑嘗綜同異  
諸條而細核焉有釋文本未備當取說文之備以補之者  
而他書所引說文自不誤宜依而定之者有釋文未嘗誤  
而誤自今本宜據說文目訂今之釋文者有釋文所引說  
文而說文實不誤宜攷而正之者有釋文所引之說文誤  
而誤文與今說文彼此互誤宜參酌焉目歸畫一者有今釋  
文與今說文均難直斥爲誤宜兼存焉目備參攷者釋文

有二易重門擊柝說文一引作櫟一引作柵云云作櫟不云又作柵是無目見櫟爲正字柵爲借字而柵乃其俗體也爲的賴說文一引作駒一引作駒釋文祇云作駒不云又作駒是無目見駒爲正字駒爲借字而駒乃其俗體也所謂當取目補之者此也承譌亦二說文豐字解本引易豐其屋曰明靈之从宀豐靈字解本引易百穀艸木麗於土目明靈之从艸艸目靈之从艸靈靈之从宀豐而所引不必有靈有靈猶之引易先庚三日目明庸之从庚而文無庸引易兌爲口爲巫目明祝之从兌省而文無祝引易井法也目明刑之从井引易地可觀者莫可觀於木目明相之从目木而文無刑無相也釋文乃云說文惕柔經說

曰𦥑據齊民要術在地曰𦥑係許氏淮南注語其說文解  
謂乃是在艸曰𦥑在艸與在地錯出者注書王說大義故  
目其附地而偁之在地解字王說字形故目其从艸而偁  
之在艸言各有當也陸混在艸於在地其所引實不若賈  
氏之爲不失其真所謂宜依而定之者此也至今本釋文  
之誤其一則泣下乃說文灋字解其下卽引易泣涕德如  
釋文於涙如下不云說文作灋而直引說文泣下解蓋由  
涙如涙字本同說文作灋不作涙也若如今本是竟目灋  
之或字當涙下之灋也其一則水廣乃說文滌字解其下  
卽引易包伶用馮河釋文於滌本亦作涙下不云說文作  
涙而直引說文水廣解蓋由本亦作涙涙字本同說文作  
涙不作涙也若如今本是竟目去之或字當水廣之滌也  
其一則高至乃說文崔字解其下卽引易夫乾崔然釋文  
於確然下不云說文作崔而直引說文高至解蓋由確然  
確字本同說文作崔不作確也若如今本是竟目高之俗  
字當高至之崔也其一則文言確乎與繫辭崔然意別論  
本義自應作崔不作崔而釋文於確乎下并引說文高至  
解則目知陸所據經文固卽僭高至之崔爲堅不可拔之  
墻也如今本作確高至之說又曷目偁也其一則小畜注  
車說輒卽下經輒說輒故釋文於車說云吐活反下文同  
而其下徑引說文解也釋之經下少一說字或說文本從省或今本轉寫之誤皆未可  
定則目知陸所據經注皆不傍說釋之說而直作解況之

挽也如今本作說解也之引胡竟無徵也其一則衣枷字  
說文所引乃从糸奴聲之繁非从糸如聲之糸其解則訓  
糸繩非僅訓繩釋文偁說文作糸糸當本作糸偁其解爲  
糸繩也當本作糸繩也今本失之其一則用拯字說文从升  
聲訓上舉引易扱馬壯其變从承聲訓舉蓋出自字林釋  
文於拯救之拯下引說文舉也當本作字林云舉也於子  
夏作扱下引字林扱上舉當本作說文同云上舉也亦今  
本失之說文扱从升聲大小徐本及廣韻集韻類篇謂會  
轉寫之誤段氏憲堂轉據誤本釋文目拯舉也屬說文自  
改不誤之說文何其見乃出鼎臣等下哉其一則皤下釋  
文引說文老人兒兒當本作白也說文白部解於皤則云  
鳥之白於皤則云霜雪之白於皤則云艸孽之白於皤則  
云玉石之白於皤則目爲日之白目別於月白之爲皎於  
皤則目爲老人之白目別於凡人色白之爲皓雖條分縷  
析於白之類各不相混要之白之所指不同而皆緣白生  
義則同況易皤如卽目老人白之白通爲白素之白義實  
取諸白非取諸老何得如今本引作老人兒致老義見而  
白義不見目上宜訂者共有八今本說文之誤其一則𢂔  
字解誤挽易曰其行越且其一則𢂔字解誤挽易曰繫於  
金𢂔其一則𢂔字解誤挽易曰𢂔倣漏其一則𢂔字解誤  
挽易曰水火相熐其一則𢂔字解安下誤衍福字其一則  
𢂔字解秦名屋椽也誤作秦名爲屋椽周謂之椽誤作周  
謂之棟目釋文勘之宜訂者共有六若夫表之義爲牘尚

木謂卽耜也耕曲木卽耜曲木也今釋文及說文一云手

耜曲木也一云說文云耜曲木觀釋文言耜不言手而說

文手字之爲誤衍可見廣韻去聲第十八引說文只作耕

說文耕不作耜而釋文相字之爲誤書可見此下

云李卓吾而體記刀合載末下引字林正作耜則說文耜本同此引說文耜本作耕確有明證

說文耜之義爲不安不安乃合刺韌言之蓋刺本訓刺鼻而與韌連則爲

不安詞也今釋文及說文一云檠艸不安也易曰檠艸一

云說文競作刺韌作艸云韌不安也觀說文言檠艸不安

而釋文韌不安上之有誤挽可知觀釋文言說文作刺而

說文檠艸檠字之旨爲誤文可知斯則宜參酌目歸畫一

者也至若棘之義今說文云皆也今釋文云說文云囚也

楊榮經說

卷十

七

楊榮經說

卷十一

八

易九六七八何日揲蓍之法每三變畢取所得過揲之第四分之其策三十六則所分皆九其策二十四則所分皆六其策第二十八則所分皆七其策三十二則所分皆八此九六七八所由稱也七與九皆陽數八與六皆陰數何自名爻猶取九六曰陽數九老七少陰數六老八少老變而少不變周易日變爲占故卽以所占名爻也目所占爻爻而爻下明象之辭不專爲占設未始不豫爲占地蓋象著而變寓其中辭在而占莫能外傳所謂觀象玩辭觀變玩占其事固非截然爲二也所占在九六則七八舉非所占而左國何目云貞屯晦豫皆八何目云泰之八艮之八

楊榮經說

卷十二

九

曰周禮大卜兼掌三易蓋夏商與周易各有時互用周易占變夏商易占不變遇變爻則目周占法占之遇不變爻則目夏商占法占之其例或不盡拘也然則九六七八之數如孔疏所載前說及馬季長王子邕唐一行郭子和邱行可錢國瑞諸說亦有可采者乎曰馬王孔疏說於九六雖有合而於七八難通一行說九六七八皆以餘數得名周易名爻何目不用正數而用餘數郭氏說襲本義天圓地方圓三圍四之論而推衍之布算雖密核目本然實異九六強爲分配名實終嫌乖舛邱氏說附會甚巧然九六乃一畫之爻何得牽合目三畫之卦錢氏說襲本義天

數亦祇成畫餅耳

易先天圖辨

今夫易一而已孔子之易卽文王之易文王之易卽伏羲之易耳未聞文王嘗爲後天圖而伏羲別有先天圖也未聞孔子帝出乎震節屬後天圖說而易有太極節及天地定位節乃先天圖說也信如邵子所傳伏羲果有此圖孔子果說此圖自孔子而後閭世凡幾何以絕無一人遺及而彼去孔子且遙遙胡獨懸測而知爲此圖之說而援而證之且夫此圖之可疑伊川程子蓋不欲見之矣龜山楊氏蓋見而不之信矣象山陸氏嘗病其非作易本指矣林氏袁氏嘗糾繩其謬而攻之矣卽在朱子亦嘗謂其近於穿鑿附會矣而自宋季以迄近世諸家所辯備極詳明更

惕業經說

卷一

九

惕業經說

卷一

三

有介邵子無從置喙者邵子曰易有太極節證先天卦序試問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果確然有當於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義否耶而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其無經文可依託者無論矣邵子目天地定位節證先天卦位試問乾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果確然有當於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之義否耶而大圓圖始復姤終乾坤大方圖乾始西北坤盡東南莫無經文可依託者又無論矣先天圖之非出伏羲蓋斷然矣

書中星解

謹案中星月令於每月兼言昏旦堯典鳥火虛昴則專就四仲初昏言之言昏而且從可見猶之言仲而孟季從可推也或據僞孔傳孔疏呂鳴爲南方宿象火虛昴乃舉一宿目概其餘皆謂七宿竝見非的指昏中之星夫攷驗星躔不測其中而但觀一方之竝見設推步有差何從而審古法雖簡易不應疏畧至此且卽依此說四仲亦當各統

目宿象文義始明胡於春則目宿象統之於夏秋冬乃目一宿概之乎或主晉中解而於星鳥猶沿宿象之謂更說不去嘗攷夏小正云五月初昏大火中此昏中之一徵也夏去周未遠故中星如故書大傳云主春者張即蓋昌鳥昏中可目種覆主夏者火昏中可目

惕業經說

卷一

三

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目種麥主冬者昴昏中可目收斂此昏中之又一徵也昏中謂昏中於南方故大傳又云天子南面而視四星之中

又案鳥火或本鄭氏說指鵠火大火二次或本馬氏說指七星心星二宿鄭氏亦有此說謂前說斷不可從蓋謂之中星自當確指一宿若概舉一次則一次凡二三宿將以何者爲中或謂二三宿或爲中星亦強爲遷就且秋冬皆指其宿不應春夏獨舉其次卽曰互見爲樞要之卽春夏目例秋冬其義易知卽秋冬目例春夏其義實有難明也然則鳥火當斷從後說乎曰心星之說誠無自易凡詩言流火夏小正言內火左傳言火出火中火入火伏左傳國語言火見考工記左傳

公羊傳爾雅言大火皆指心言耳夏小正傳於大火中明

星之有遷移自月令而後復歷數官彼又將何以爲說乎

舜目心尤爲確證七星之說亦與大傳各備一解蓋星與張皆屬鶉火史記天官書一目爲喙一目爲頸皆謂鶉鳥之頸與喙也抑嘗互參經傳而得一解焉爾雅云喙謂之柳天官書本此謂柳爲鳥注星頸張喙皆緣此而言漢志

作喙又引爾雅喙作鳥喙是柳可名鳥喙也柳注喙皆音近相通又爾雅目柳表鶉火左傳目喙爲鶉火與心爲大火竝舉考

工記注目鶉火之柳與大火之心並稱左傳又言鶉之貢而申之目鶉火中乃謂柳星之中非謂鶉火次之中蓋柳屬鶉火卽稱爲鶉火亦卽稱爲鶉猶之心屬大火卽稱爲大火亦卽稱爲火目火稱心目鳥稱柳其例一耳自此詒堯典殆未爲無據乎

楊朱經說

卷一

廿

楊朱經說

卷一

九

又案堯典中星與月令率差一月宋元明諸儒多斷目歲差說自不易鄭答孫顥謂月令舉月初朔晉總舉其初中此乃鄭氏未諳差法差法至東晉始立故強爲遷就耳其責即如此遷就亦不應至一月或謂鳥火虛昴係指季月則經明言仲何得輒改爲季或謂堯典目午爲中月令目未爲中則中應屬午何得忽移而之未或又據夏小正初昏參中與月令同月謂中星未嘗不合據呂氏春秋古樂篇黃帝時日在奎與月令同月謂日躔無異則中星亦無異目此力申鄭義而破差法抑知夏小正參字中字必有一誤觀下大火中與月令仍差一月可見夏小正既誤呂氏春秋未必非錯乃欲借此傳會舉厥代相傳差法一洗而空之不已誣與且中

尚書七政解

附 呂機玉衡解

謹案尚書七政漢儒解者互異惟鄭注日月五星之說最確  
鄭說見史記五帝紀集解蕭何五行大義引尚書  
說亦目七政指日月五星蓋即鄭說所本蓋之  
七者盈縮進退備極參差而度數限節各自秩然不紊天之所目爲政不外是帝王之所目驗其政亦不外是也若如尚書大傳春夏秋冬天文地理人道之說則於數雖適符於義實錯出此政字自專屬在天胡爲乎及地與人如史記律者天地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之說則於義雖無礙於數實有乖經文明明冒七爲斷胡爲乎多至五十卽如馬氏北斗七星各有所主之說見史記天文志官書亦屬於義與數胥合其大指亦與鄭說殊無相歸然言北斗七星而日月五  
暢樂經說

卷一

牛

星之度仍有未詳何者言日月五星而北斗七星之用已無不該且日月五星之爲離爲宿於列舍固或不周而爲干爲支爲四時皆由是而定焉是至此一說並足自包二十八宿十母十二子及春夏秋冬之說也紛紛何爲焉又案七政所由齊端賴有璿璣玉衡璣玉衡宋本太平御覽卷九十五引尚書大傳作璣玉衡史記律書漢書律山志天文志並同五帝紀作璣璣解正義引鄭注天官書索隱引尚書及馬鄭注並同天官書作璣本或作璣封禪者爲古文故馬鄭訓爲玉璇者爲今文故大傳作璣假孔傳木作璣觀大傳義微及馬鄭轉旋動運通印鑑省文依偽孔傳木作璣觀大傳義微及馬鄭轉旋動運通印鑑省文古文蓋本皆作璣今史記及漢書天文志作璣蓋後人志今尚作璣當卽據爲定本而璣璣玉衡解漢儒亦未盡所本運斗樞說亦見禮記曲禮樞子正義

同此說有以旋機爲北極者此尚書大傳之說劉向說苑辨物篇及劉昭續漢天文志注皆同此說有專以玉衡爲北斗者此漢書律口志之說指志云佐助扶助謂之建安七政故曰玉衡劉昭注續志亦同此說諸說於明時大義皆有關合但以此齊七政似覺虛而無著終不若馬氏渾天儀之說見書疏及史記李忠傳此馬說之一證也又嘗引春秋文曜鉤幾和立渾儀此馬說之又一證也至其以璣爲玉則與說文合以衡爲其中橫筭角作綱書疏則與蔡邕說合此正義又足以見其說之必有師承也鄭注解衡字

暢樂經說

卷一

牛

據若稍變其說而渾儀大旨則斷然信從豈非以斯義確本可易哉

虞周朝數說

案朝禮所垂其爲非常之舉者不可目年計其行於歲內者亦不可目年計就畿外而論其常禮虞時蓋分諸侯

爲四部部各一歲四歲而周本推之能氏說至周則分諸侯爲六

部部各升降一歲六歲而周周目四歲者合之巡守之歲

共五歲統四部計之則爲五載四朝堯典所言是也自各

部計之則爲五年一朝王制所言是也本叔重許氏邵公氏說

可疑也周目六歲者統六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共十有四自各部計之則六歲中爲朝或六或三或二或一大行

人所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

楊朱經說

卷一

篇

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是也要服視虞

較疏而侯甸等視虞加密者朝數酌遠近目爲損益初非

輕變乎前聖猶之時巡準時勢而異久遠初非積玩於後

王也至於虞四部或謂卽禹貢五服中四服則去甸存荒

朝期既不應若是太急去荒存甸朝期又不應若是太緩

卽分屬四方之說朱子蔡九黎吳草廬皆主此說亦苦於經傳未有的據

周六部或謂各目其朝歲分四方配四時而行朝宗觀遇之禮此賈氏解鄭氏周禮法之記

則各時或一服二服中一方盡空或三服四服中一方盡空設不幸有不測之變將孰從而禦

之卽每方各分四方之說此賈氏景伯及孔氏詩疏推鄭氏周禮注說

亦未免失之毫強煩碎繆謂書缺有間虞四部自難臆指而且清

之意者六部之朝各限目歲而不限目時其禮之爲朝爲宗爲覲爲遇卽隨所至之或春或夏或秋或冬而成焉則此來彼往既無虛方啟鑿之虞而可後可先又有從容不迫之樂目此推周制并目通之虞制殆庶幾其有當乎

又案虞之朝制不明由說者誤解堯典并誤解王制堯典

之解一誤於馬氏一誤於鄭氏如馬氏說四朝爲朝方岳

見釋文則上文云肆觀東后云如岱禮云如初云如西禮其

於方岳四面之朝已明言之何煩複述而朝京師之正禮

上文初未言及何竟置之不論雖某氏傳孔氏疏曲爲附

會吾恐其說終有難通也至胡氏因其說而更張之謂五

年停一年餘四年各巡一方各有方岳之朝

胡說見少卿林氏尚書解

斯則誤解四朝并誤解巡守謬悠更無足辯矣如鄭氏說

四朝爲四季皆朝京師

見釋文禮記疏及史記集解所載鄭注四年使

年四方分來朝歲偏之文謂鄭意蓋目四方分朝四年使

鄭意果如此當云四歲而偏語意孔疏卽引鄭此注爲證

鄭注王制稱虞夏諸侯歲朝者卽引鄭此注爲證

而孝經注五年一朝孔氏又謂先儒疑非鄭注可見鄭意

是指四年爲歲朝恐唐虞時政尚寬閒未必勤勞諸侯至此且古稱

諸侯萬國雖未必實有其數計亦不下數千若令每歲偏

朝是興嗟道長者旣目數千計而王之接見得毋不勝其

煩諸臣日目待賓客爲事得毋有不堪他務之苦揆之理

勢斷不然矣王制之解一誤於鄭氏孔氏一誤於鄭氏宏

及王氏介甫鄭目五年一朝爲晉文霸時所制孔引昭三年

左傳文襄令諸侯五歲而朝爲證獨不思文襄身未嘗一至京師何能使諸侯朝王卽有是令不過令諸侯朝霸主或令諸侯自相朝而已與王制言朝天子事有何關涉而得據目立說乎孔旣知王制與左傳兩朝字不同而猶遷就其說豈疏家例不破注必當曲爲之護乎章目五年一朝卽周之衛服五歲一見夫王制乃概言朝禮何得於數服中獨指一服王目五年一朝爲方岳之朝其說又與馬氏若出一轍要之皆誤解王制者也王制誤而堯典乃因之益誤矣周之朝制不明由說者信周官而不信大行人卽信大行人而未免仍信周官夫大行人言六歲中遞有來朝而周官乃言六年五服一朝是王者與諸侯五年中惕業經說

卷十一

某

皆享其逸而至六年乃皆任其勞也有是理乎且虞夏止有五服至周則有九服其在九州內者實有六服周官篇首稱六服羣辟當矣至論朝禮乃僅言五服雖要服路遠外逼四夷誠如孔疏所云而附在中國何得援蕃國世見之例且寬目六年亦豈有不能及期之憂除此一服殊覺無謂充宗萬氏乃謂周官五服卽周語所謂甸侯賓要荒夫周語之甸侯賓要荒卽禹貢之甸侯綏要荒目此解周朝制是其失視解四朝目四服者爲更甚也而謂足目難大行人乎或又謂大行人與周官周時本有此二法此孔傳疏夫一代典章自宜畫一既有大行人一法又有周官一法將令來朝者何所遵循耶或又謂周官與大行人皆

意各有所主大行人所云蓋遣使因貢而見非諸侯自來周官所云乃諸侯自行朝禮與左傳再朝而會事實相當此孔氏書疏及左傳疏說夫周禮春見夏見等皆謂諸侯親見何獨此處見字乃屬之遣使左傳再朝而會崔氏目爲朝霸主之法詎得指爲朝王且本文自言再朝而會未嘗言一朝又未嘗明言六年乃幸混強湊引爲左證不亦慎乎或又增六行人朝數目合周官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卽所謂六年五服一朝此陳氏禮書說夫五服盡朝乃本文所無何得意爲添出且如其說是四歲見五歲見者於常朝外又多一朝周官與大行人之不合者不且因其說而益不合耶或又損大行人朝數目就周官謂大行人歲壹見二歲壹見惕業經說

卷十二

某

云云乃指第一歲見第二歲見云云至六年而六服各壹見適符六年一朝之數周官止言五服蓋略要服而不數耳此大可毛氏廣修江氏翼聖任氏說夫據大行人積算六服至六年明明有一見二見三見六見之異乃欲改六見三見二見之實爲各一見因強歲壹見二歲壹見三歲壹見四歲壹見五歲壹見六歲壹見之文爲壹歲見二歲見三歲見四歲見五歲見六歲見會聖經文法可任意顛倒如此耶且周官既不數要服何不云五年五服一朝而必曰六年五服一朝耶或又改周官文義目附大行人謂周官所謂六年一朝非謂五服至是各一朝乃謂五服至是而偏朝雖六年中或一朝或二朝或三朝或六朝朝數不一而六服之朝

實於是而偏故謂之六年一朝禮通政說夫既有二朝有

三朝有六朝與周官所云一朝實較然不同而必欲混而

一之雖巧爲調停亦終成曲說耳凡茲數說紛紛錯出皆

所謂信周官而不信大行人卽信大行人而未免仍信周

官者也而豈知周官乃東晉僞古文攷周禮者固當一洗

而空之耶

又案國語魯語有五年四王一相朝之文說者謂四王卽

堯典四朝此韋氏注所載唐尚書說蓋以五載四朝與五年四王數遠

相符但堯典言四朝而先之目一巡守魯語言四王而繼

之以一相朝仍未免彼此互岐又周語有侯服祀賓服享

要服貢之文說者謂卽大行人之侯服歲一見云云此韋氏及

惕業經說

任氏夫大行人有六服而周語止三服彼此配合終嫌牽

強且如韋氏說則賓服祇概言供時享何目見其見之或

目二歲或目三歲或目四歲或目五歲如任氏說則侯服

祇概言供月祀何目見其見之或目一歲或目二歲或目

三歲或目四歲凡此皆義有可疑無容妄爲穿鑿者也

問先儒賈虎書作服多異鄭注是非若何

案虞書作服之義惟鄭注最爲確當諸儒紛紛異解如王

肅謂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

此說免將經文目月星辰字削去矣是

衣止有三章也顧氏分華蟲爲二謂華取文章雜取耿介

是衣竟有七章也其說固顯然繆誤而誤之多尤莫過於

偽孔氏書傳傳曰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大方論

衣服而忽旁及旌旗其辭不嫌駢枝乎又曰宗廟舞樽亦

目山龍華蟲爲飾夫宗彝爲裳六章之一乃除此章不算

竟於作會下藻火上橫發一論謂宗彝中亦畫山龍華蟲

不唯於經義無當直謂之文法不通可耳至於火以圜而

彼則曰火爲火字粉米一物而彼則曰粉若粟冰米若聚

惕業經說

卷十一

梵

米綿繡謂黹目爲繡而彼則曰葛之精者曰綿斯猶其誤

之小者乎而其中更有誤之千餘年而莫覺其非者則敝

爲兩已相背句是也夫黻與黼一類黻象斧形黻爲兩已

相背獨何所象乎嘗攷玉篇ノ部載弗字古文作亞比字空與出當卽本之說文字本誤

文ノ部弗下闕此蓋傳寫誤脫如亞故下云正音二字今本

弓相背之形意古說黻之文爲亞舊傳遺訓如此故顏師

爲亞文之解頤注亞文字木作亞故下云正音二字今本

亞之象取兩弓相背黻文爲亞猶之黼文如斧皆目諧聲

取義也黻有取乎兩弓相背猶之黼有取乎斧形皆目旌

武寓意也如此於黼黻一類之指庶有當焉彼僞孔氏兩

已相背之云殆襲舊說而譌其字耳

夏擊鳴球至鳳皇來儀解

謹案夏聲云云言舜朝堂上之樂下管云云言堂下之樂

簫詔句則總上下之樂而言此目下多本鄭氏注而發明司徒此大師詩有瞽疏卷阿疏公羊傳哀十四年疏

瞽操也云括隔擊考也搏拊器如鼓章爲之者呂驥所呂節樂

珠玉磬也王磬言夏擊卽子雲長楊賦所云括隔鳴球也

古云括隔擊考也云括隔擊考也搏拊爲如鼓之器其證

卽爾雅釋樂所云和樂謂之節也搏拊爲如鼓之器其證

有六禮記明堂位云拊搏玉磬指擊拊搏與玉磬指擊韻

一也大戴記禮三本云縣一磬磬磬通而尙拊搏史記禮書子禮

論作縣一證二也樂記云會守拊鼓證三也周禮大師鑿尚拊搏此學拊與下鼓練學鑿鼓文法一例證

師皆云登歌擊拊自當以康成拊形如磬之說爲允證

止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小於鼓而與鼓並設那所謂置我鞶鼓是也鼓鼓  
之搏拊一類而上下攸分猶之大師之輓小師之應鼓與  
拊一類而上下頓別也柷狀如漆筭中有椎連底撞之用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止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柷敔柷敔之用未嘗不及堂上而其器則屬堂下所爲

與鼓等竝目爲堂下之樂也笙庸經文繡字鄭注本

目合樂散狀如伏虎首有刻呂物操之用呂止樂故曰合

昌其樂之感物而言祖考舜祖考考謂瞽瞍祖蓋顓頊及  
敬康呂下顓頊爲太祖廟敬康至瞽瞍爲四親廟禮稽命  
徵所謂唐虞五廟是也馬氏呂續言祖考謂此是舜除貳  
禮之喪祭宗廟之樂說亦可從

來格詩烈祖所謂來假來饗是也蓋其感於神如此虞賓  
丹朱也丹朱助祭於虞不稱臣而稱賓猶微子助祭於周  
不稱臣而稱客白虎通所謂王者不臣二王之後也特言  
在位曰尊於眾諸侯故表異之羣后德讓言朱至難化至  
此亦與眾諸侯曰德相讓也蓋其感於人如此鳥獸蹠蹠  
言蹠蹠然而舞史記夏本紀曰爲鳥獸翔舞是也鳳皇來  
儀言其來而有儀五帝本紀及說苑修文篇竝曰爲鳳皇  
來翔是也鄭注曰來儀爲止樂乘正亦可備一說蓋其感於物如此感神人

暢樂經說

卷一

三

及物均感曰是樂而所繫不同蓋祖考尊神故繫之堂上  
鳥獸微物故繫之堂下虞賓乃人之貴者故亦繫之堂上  
而列祖考下鳳皇乃物之靈者故別繫上下具備後而不  
淨鳥獸中耳夫豈謂堂上專曰感神人堂下專曰感物且  
鳳皇之感必待上下具備後而神人及鳥獸獨不然哉  
六學下文或曰書之夏擊卽明堂位之指擊聲夏指同某氏傳詁曰柷敔  
與鄭氏禮記注合但非無據卽呂文法論鳴球與石磬文  
拊石搏拊與鼓鼓上下既不妨互見柷敔之分置上下  
但亦無據重複曰柷敔專爲合樂止樂而設而樂之作止  
豈判上下爲兩端原考諸經如磬鼓類其重設者不一而  
足獨於柷敔未之有聞亦可知合樂止樂上下共此一器

非若他器之可彼此牴見矣鄭氏注禮不同注書蓋呂明  
堂位上下皆列樂器不得獨磬爲撲擊而柷敔一器爲上  
下所無又與此大異耳何得援呂爲據乎

或曰戛擊義訓旣宗鄭氏何於鄭氏戛擊四器之解不盡  
遵用曰鄭謂戛擊四器於搏拊固無礙於琴瑟實難通自  
來言琴瑟多曰鼓曰彈從未有稱爲擊者曰師古注楊雄  
長楊賦括隔鳴球有一說括隔彈鼓也依此仍可通曰師  
古所載一說與鄭注原不相符彼妄意鳴球爲琴瑟故卽  
曰括隔爲彈鼓耳若曰彈鼓解可依則琴瑟解亦可從豈  
戛隔爲彈鼓耳若曰彈鼓解可依則琴瑟解亦可從豈  
戛擊賦句中固有兩琴瑟耶

暢樂經說

卷一

三

可採曰琴瑟之不得言搏拊猶其不得言戛擊耳王氏重  
搏輕拊之說固未確當卽林氏引古語拊鳴琴及手撫五  
絃爲說於拊字但畧可據於搏字終覺牽強至蔡氏訓搏  
爲至拊爲循至循琴瑟語意不嫌無著耶  
或曰據蔡法有虞氏神黃帝而郊鬯祖顓頊而宗堯舜廟  
廟夫謂舜不立四親廟中庸所謂宗廟饗之者將宗誰氏  
宗廟之祖宗說詳舊清詩氏文武世室攷何得據此妄謂舜不立四親  
廟夫謂舜不立四親廟中庸所謂宗廟饗之者將宗誰氏  
而此所謂祖考來格者又將考何人豈廟中所宗果卽祭  
法所云宗堯而舜於堯可從而宗之亦可從而考之耶豈  
宗非其宗考非其考而孝乃獨全其孝耶諱聖蔑經莫此